

浮 生 半 日 閒

週末，是每個整日埋首工作的人所盼望的；儘管他既沒有女朋友可會，也沒有閒情逸緻到遊樂場去尋樂，却也是個恢復疲勞的好機會。

晚飯後，同房的小張穿上那件才買的夏威夷衫，把皮鞋擦得雪亮，又對着鏡子照了照，一聲沒響，獨自興高采烈地溜了。劉大個雙手倒插在背後，踱着方步，在門前來回轉了幾圈，然後提議約大伙一起去看看「歸來」；結果響應的只有阿江和老陳，我那兒借來的名著。

如 萍

當我獨自一人，正靜靜地欣賞克利斯多夫那份笨拙倔強的奮鬥精神時，老楊哼着不成調的京腔打遠處走來。他一眼看到我正一本正經地在看書，便放下戲詞，以輕薄的口吻對我說：「別在瞎充聖人了，讓你再讀上三年還不是個窮僱員！」我沒理會，他又接着說：「喂！你看這初夏的晚景多美，我們何不去欣賞一番？」

說真的，要不是老楊這麼一提醒，我真連季節的變換都忘了；在故鄉正是「四月南風大麥黃，棗花未落桐葉長」的暮春風光，也正是農人充滿了希望時候。遠望滿地綠油的稻田，正如小麥抽穗的情景，於是，我便毫不猶豫地附和了老楊的提議。

收拾起書本，又喝了一杯涼開水，便和老楊一前一後踏上了溪邊嫩綠的草徑。山風沿着地面吹起，我似乎從枝頭，泥土中聞到了生命的氣息。要不是怕路窄會摔在潺潺

的流水裡，我真想隨着輕風的旋律，舞蹈一番哩！老楊是有名的戲迷，早就由不自主地哼起來了，雖然他的戲向來不講究板眼，但在這無限好的夕陽下，却也極為動聽。

我們順着山邊的草徑，邊唱邊走，穿過一片茂盛的竹林，看見一頭龐然大牛在路旁啃食着如茵的野草，顯得是那麽穩健、沉靜；牛旁站着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身上穿着整齊的黃卡機衣裙，手裡捧着書本，正趁着夕陽斜暉默默地用心閱讀。老楊不禁脫口叫出：「好有功的孩子呀！」

我們以羨慕而又欽敬的目光向她注視了片刻，然後不約而同地向前走去。當我們的腳步聲把她從全神貫注中驚覺，她似乎猛然吃了一驚，緊接着把書本藏到背後，故意裝出一心一意在放牛的樣子。

老楊像看到自己的女兒般，親熱地搶先跟她打招呼，她微笑着抽動腮邊的酒窩點了點頭：「是的，您在散步。」我除了欣賞她那純正的國語外，注意力仍集中在她的書本上。當我低聲問她看的是什麼書時，她好像被人揭開了什麼隱密似的，顯得很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紅着臉，以一種小女孩特有的嬌羞姿態，忸怩地回答：「是國文。」老楊似乎還要問什麼，我立刻用肘部制止了他，小女孩却借這個機會，牽起牛來走向另一塊草地。

故鄉每屆小麥成熟的季節，學校照例要放假幾天，我在假期中的任務，每天以小田東的身份，到佃戶正在刈割的麥田裡去「閱邊」。那時爲了要和另一位同學爭第一，我每天都帶了書，鑽到悶熱的麥田裡去拚命死讀；如果聽到田邊的小徑有人經過，不是立刻藏起課本，就是順着麥壟向更深處爬去，好像生怕任何人發現我在讀書似的。

老楊聽了我的解說，似乎對小女孩的古怪舉動完全釋然了，然後掏出香煙來，遞給我一支，我們便坐下了。老楊一支手支持着傾斜的身子，另一支手撫弄着迎風俯仰的小草，嘴裡吐着煙圈，好像連思念也都跟煙圈一起飄去。我沒打擾他的沉思，我知道他是在想什麼，因爲他的眼睛一直跟着那個躲到樹後「偷讀」的小女孩。

我們在草地上悶坐了一會，看到對面綠色的小村中升起縷縷白練似的炊煙，好像是告訴每個在山野工作的人，應該是歸去的時候了。不久便從崎嶇的山徑上走來一群採茶女郎，她們臉上堆着樸實的微笑，嘴上唱着輕快的山歌，在越過小橋的時候，不知那個說了句什麼，竟引起全體的哄笑。一陣輕快而放浪的笑聲，驚起一支孤獨白鷺，它展開素潔的翅膀，擦着綠油油的田面，真向佈滿了晚霞的西山飛去。我猛然覺悟，拍拍老楊的肩膀：「喂！我們也該歸去了！」

摩訶菩提精舍兩層洋樓，寬廣壯麗，專供朝聖地佛徒住宿，裡面設有圖書館，內藏中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暹、緬甸國文字佛書，給有心研究佛法者極大方便。此外摩訶菩提在這兒還辦了中小學校，免費招收貧苦學生讀書，課本和普通學校一樣，所多的是添一科佛學課程。

賓那勒斯城入口處，有一座轉法輪塔，建築在一個小山丘上，塔高數丈，形分八角，四面有窗門，內面空無一物。拾級爬上塔頂，低頭下看鹿苑景物，一目了然。這個法輪塔是鹿野苑一個重要的聖跡。當佛陀成道後，度憍陳如等五比丘，說四諦法就是在這個地方。後人爲紀念這個神聖土地，才就地興建了這座法輪塔。據歷史告訴我們，這座塔會遭過一次浩劫，一度變成殘磚亂草的小山坡，迨至一五八八年，印度亞克巴皇帝，蒞止鹿苑，駕登這個荒涼的小山丘，才重修築現在這座堡壘般的八角形塔，並刻碑紀其事。

經典上說明鹿野苑得名由來，是因爲古代養鹿的地方，其實現在也不例外，在一個鐵絲網欄內，草木並茂，仍有數十頭鹿養在裡面生活。這確是名符其實的鹿苑了。

鹿野苑這地帶，人文薈萃，交通便利，在佛教聖地中，算是頂勃興的一個。古塔的重修，新塔的添建，各顯雄姿，有如牡丹綠葉，互相輝映，把聖地繪得得更美化，更可敬。